

◎ 民风民俗

神奇的攸县土话

刘宗良

在众多的地方方言中,我认为攸县土话很奇特。

攸县土话中有些词汇属于专指、特定。例如:攸县话“将豆类等”,当中的“将”,“等”就是特指的。将,就是插的意思,但又不是全是插。我们可以说把刺刀插入敌人的胸膛,却不能说把刺刀插入敌人的胸膛。将,专指插瓜果蔬菜的竿。一说到将,我们眼前就有藤蔓缠绕的感觉。同样的,等,专指将瓜果蔬菜的竿,若用在其他地方就会出笑话。八竿子也打不到的亲戚不能说八等子也打不到的亲戚。又如“盘”泥鳅,就是扒开稀泥捉泥鳅,此处的“盘”,也只能用于抓泥鳅。

攸县土话表达的内容非常形象、生动。传说陈之耻到乡下去,在一个凉亭歇息,只见一个人匆匆来向凉亭。有人问他赶什么去,他说到县城去会陈之耻。“听说陈之耻会讲,我会写。我要跟他比试一下,看是他会讲还是我会写。”陈之耻听了笑着说:“不要去找陈之耻了,我是他学生,你先跟我比试,赢了再去找他。”这人欣然同意,拿出文房四宝。陈之耻见他做好了准备,用攸县土话说:“唏嘿唏嘿一担谷,呢呢呢呢担到屋,唏嘿哩哩堆成米,布噜布噜煮成粥。”陈之耻讲完,这人还睁大眼睛望着他,根本没有动笔。看,攸县话多形象,多生动。又如,攸县某妇女死了丈夫,往往边哭边数:哎呀,我的爷啊……攸县人一听都知道她死了丈夫,外地人还以为她死了父亲。把丈夫叫作爷,把女人对丈夫的情意、爱意、敬意全都包涵进去,形象地表明了夫妻间的恩爱。

攸县话表达的意思准确、细腻。例如:说某个地方不卫生。普通话通常是用脏,不卫生,不干净这类干巴巴的词汇。攸县话就不同。如果对小孩说,往往用“耳稀个”,如果不卫生的地方不大,用“夹无个”,大面积的地方不卫生,用“奥哟个”,“死邈邈个”,如果脏得让人心里难受,攸县话用“生孽个”来形容。当然,这些语

言,只有攸县人能听懂。攸县人还喜欢在有的词前面再加一个字,使它更富有表现力。比如:“焦干个”,“稀瘦个”,“革糙个”,“来胖个”,“蛇苦个”等等。前面这个字,更强调后面这个字,使其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。

攸县话读起来朗朗上口,很好听。就像上面所讲的陈之耻那段话,不管你读也好,唱也好,都很动听。又比如,一个人在犁田,用攸县话唱山歌:牛缰条子高高举哎,舍己就能多打谷,种田人都想大丰收哎,莫让人说我磕下颏。牛缰条子,用普通话说,应该是犁田赶牛的小竹竿,磕下颏,用普通话说,应该是给父母丢脸。如果这首歌用普通话说,变为:犁田赶牛的小竹竿高高举哎,勤劳就能多打谷。农民都想大丰收哎,莫让人说我给父母亲丢脸。看,又拗口又啰嗦,远不如攸县话那么好听。

当然,攸县话也有两个缺陷。一是土话里面有土话,方言里面有方言。正宗,标准的攸县话,被认为是城关、新市一带的话,外来语言污染较小。而山区和北乡人讲话卷舌音重,又an、ang不分。渌田话与攸县城关一带的标准攸县话差距较大。桃水人讲话更有味,“捞箕丁板凳”,“新鲜辣椒新鲜鱼”,更是受衡山话的影响,与正宗的攸县话也有不同。二是攸县话外地人很难听懂,影响交流。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攸县人讲普通话。”好在攸县人胆大,普通话中夹杂着攸县话。也敢讲出去。

当前,随着人口的流动,攸县人走出了家门,可以说,全国各地都有攸县人,都可以听见攸县话。可惜,你如果到外地听见了攸县话,尽管觉得乡音亲切,却没有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。此外,小孩子从幼儿园起学普通话,以至于一些小家伙不会讲攸县话了。这也不是什么好事,普通话固然要学好,那充满乡土气息,乡土文化的攸县话也不要丢,丢了可惜。

◎ 株洲文脉

千载空灵岸 悠悠湘水情

左建军

难得的晴天,想找个地方轻松一下,突然就想起了湘江边上的空灵岸。

上了一个很陡的斜坡,只见一巨大庙宇。十分幽静,不见香客。寺庙前十分干净,并无落叶和灰尘。全没有清代陈鹏年描这里所说“古藤蟠鸟迹,宿草带龙腥”的感觉。我开始围着这庙宇转悠,看到了不少精妙对联。如挂在巨大楹柱上的佚名作者的对联:

座上莲花,占断西方三月景;瓶中杨柳,添来南海一枝春。

再一抬头,又看到了聂鑫森先生撰写的对联:

岸边津渡,洲头渔火,江流下洞庭,庄严道场千年犹盛;云外钟声,风里烛光,沧桑阅人世,悲悯襟抱万法皆空。

不禁想道,聂先生那“抱”字为何不改为“怀”字呢。边走边思索,又看到了聂鑫森先生另一副对联:

江清月小,正印神心澄静;寺古年长,好修佛理渊深。

空灵岸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天监七年(公元508年)。中奉观音像,所以又名观音岩。难怪我一路问来,当地居民都不知我所云,只一个劲地问我是不是去观音岩。

继续往前走,看到一小巧牌坊上书“空灵岸”字样。过牌坊,有长百余米石壁栈道,蜿蜒曲折,很是险峻。难怪清代高僧偈息“岸亦飞来者,巍然势若浮。”“凿险若神工,履阴疑鬼啸”。寺后有石洞,奉观音大士像。佛像后有一清泉涓涓流出,被称作“仙泉”。清代蓝家谷有联曰:

洞口开自哪年,吞不尽潇湘奇气;

岩腹藏些何物,怕莫是今古牢骚。

岩洞往下百余步,见一巨石,上建杜公亭、梅花阁。据载,唐杜甫曾溯湘江而南经此地,攀援登临,留下《次空灵岸诗》。所以清代邑人在这建了杜甫草

堂、杜公亭。查资料发现,清代高僧惟德、敬安,唐代张叔卿,清代陈鹏年、吴登鸿、丁德皋、王闾运、郭筼筍、李石梧等文人雅士,都在这里留下优美诗篇,增添了山水奇趣。清代彭玉麟有趣空灵岸联:

舟楫渺然,怀古竟随猿米拜;经过偶尔,寻幽如到浣溪居。

还有一副佚名题空灵岸壁联,似是警告世人,耐人寻味:

既到悬崖休失足;

未随流水不回头。

据说空灵寺历来香火鼎盛,名声远播。一九八七年政府重修,增其旧制。依岩修筑山门、棧道、三圣殿、藏经楼、大雄宝殿、地藏阁、钟鼓楼、僧舍等,红墙金瓦,蔚为壮观。方毅、赵朴初、李立、李铎分别题写了空灵岸、三圣殿、佛光普照、大雄宝殿金匾。如今的空灵寺成了湖南人民礼佛膜拜、休闲旅游的圣地。真可谓:

秀岛横江,锁深湘奇气;

灵岩矗岸,悦衡岳风骚。

回来的路上,我寻思着“空灵”的含义,却是茫然。不禁想起了冰心散文里的话:“有时半夜醒来,万籁俱绝,皓月中天,悠然四顾,觉得心中一片空灵。”又记起朱光潜先生所说“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,大半因为心地太忙,不空所以不灵”、“物界永远不沉寂的。你的心境愈空灵,你愈不觉得物界沉寂,或者我还可以进一步说,你的心境愈空灵,你也愈不觉得物界嘈嘈。”

这样想着,一阙词便在脑海浮现:

江水绿如茵,浪静风平,空灵仙寺一声钟,听到痴愚应醒悟,涤尽凡尘。

夜卧小舟中,万籁无声,忽闻村犬两三声,触动离愁眠不得,曙色匆匆。

(注:空灵岸附近有空灵滩,最早名空冷滩,湘江冲击河滩巨石,发出“空冷冷”的声音,今称昭陵滩,空灵岸因空灵滩而名)

我的家乡茶陵是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,和茶以及发现茶的神农氏都有着奇妙的渊源。陆羽《茶经》云“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”,古名茶乡;宋代罗泌《路史》记载炎帝“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,是日茶陵”;清史《长沙古志》记载茶陵境内东北的景阳山又称“茶山”,湘江一级支流洣水在茶陵被称为“茶水”……

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”,茶祖神农氏不但教会了茶陵人采茶喝茶,还在美丽的茶乡留下了独具特色的茶风茶俗。

近读朱年编著的《太湖茶俗》及冈夫先生写的《茶文化》二书,我发现,太湖周边地区茶叶的种植、品饮以及以茶为礼、以茶会友、以茶待客、以茶为市、以茶为肴等多种民俗,与我的家乡茶陵相似。

☪ 以茶待客

作为礼仪之邦,客来敬茶是最常见的礼仪。在民间,不论饮茶的方式如何简陋,客人一进门,必敬上一杯热茶,表达主人的一片盛情。《茶文化》中提及,平常上门,在江南,主人会泡上一杯香高味醇、清汤绿叶的“龙井茶”“碧螺春”;在东北华北,主人会端上香气馥郁的茉莉花茶;在华南,主人会端上小壶香郁味醇的乌龙茶……

在我们茶陵,茶也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待客之物。在县内,茶俗因地而异。县城东部的火田、秩堂等地以茶待客的方式较为丰富,待客多用什锦茶,即用盐姜、红枣、芝麻、豆子、茶叶泡的茶,香甜咸辣,别有一番风味。喝下去往往会贪杯;我家在腰陂镇,敬茶比较讲究,如倒茶最好是七分满,所谓“倒茶只需七分满,留下三分是情谊”,太多或太少都会被认为不识礼数,杯子必须是完好的,不能有缺口,即对尊贵的客人祝愿顺心,没有磕磕碰碰,待客主要使用云峰绿茶,产于云阳山顶,茶叶外形细秀,色泽墨绿带霜,香气清高,滋味鲜爽、浓醇;马江、浣溪、界首等地则以清凉井水冲甜酒糟为茶招待贵客;不用见怪,喝客家茶会觉得苦,因为居住在桃江、浣溪山区的客家人常饮用山茶泡的浓茶,越苦涩味越佳。

在《太湖茶俗》中,湖州德清地

区的“打茶会”是一种纯朴的民间茶道,通常是一家做东,由东家出面邀请姐妹好友或邻里乡亲至自家“打茶会”,焙茶香、水美、人好于一炉,便于联络感情。

茶陵设有“打茶会”的明确说法,但乡妇们习惯用茶来招待左邻右舍。各家妇女喜欢在农闲时聚在一起喝泡茶,她们是今日东家泡,明日西家泡,轮流为东。吃泡茶必有茶点,但没有喜庆节日或来贵客那么齐备,只是随便摆上三四样粗茶点,如红薯片、玉米、花生、瓜子之类。她们边喝边聊,这往往成了她们的“新闻发布会”或“信息交流会”,也是她们解决问题的场所。每次喝,没两个多钟头收不了场。气氛十分友好热闹。俗话说的好:“茶是草,客是宝,茶客一来不得了。”如此以茶待客,也足以说明茶陵民风的纯朴热情。在融洽邻里关系中,茶俗是功不可没的。

◎ 株洲风物

从太湖茶俗到茶陵茶俗

奥清平

亡者敬茶,分三次撒于地上;早些年盛行土葬时,部分地区死者的枕头要用茶叶作为填充料,称为“茶叶枕头”,一是可消除棺木内的异味,二嘛,则寓意死者至阴曹地府要喝茶时,可随时取出泡茶。

从太湖到茶陵,空间上是一千多公里的距离,迥异的吴越文化和湖湘文化却在茶俗一途上有着太多的共同点。

想起刚上大学的时候,同学们得知我的籍贯的时候,总会下意识地问我,你们茶陵是不是漫山遍野的茶树?我却不知如何回答,在我成长的过程中,家乡的茶园慢慢地少了很多,记得小时候,邻村的小山谷就有个茶园,我们读小学时还去义务采茶呢,现在也只存些遗迹了,尤令我神伤的是,儿时常见的那些繁琐而温情的茶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,变得简化而随意……

值得庆幸的是,家乡茶陵这些年对茶文化的推广不遗余力,打造了“天下名茶大观园、天下茶人寻根地、世界茶人精神家园”的中华茶祖文化园,出产的“茶祖·三湘红”在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获中国名茶“金骆驼”奖,并获红茶评比第一名……我希望,茶陵的茶能由此走出中国、走向世界,传承数千年不绝的茶陵茶俗亦能在新时代散发永恒的魅力。



茶陵的中华茶祖文化园